

一個民族的再生

——北奧謝蒂亞的故事——

安德魯·羅斯坦編



時代出版社

一個民族的再生

第一卷 第一集



新華書店經銷

一個民族的再生

——北奧謝蒂亞的故事——

英國 安德魯·羅斯坦編

李 忠 漪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4

本書包括英蘇友好協會訪蘇代表團團員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訪問蘇聯北奧謝蒂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以後所寫的十一篇報告。這些報告從政治、工業、農業、教育、保健、婦女兒童、文化藝術等各方面，敘述了蘇聯這個在沙皇時代窮困落後，備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成長為富裕繁榮的自治共和國的過程。從這個民族的再生，我們可以看到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實質以及蘇聯少數民族的幸福生活。

1—4,000冊 定價(6) 0.23元

目 次

序言.....	(2)
從貧困到富足.....	安德魯·羅斯坦(4)
歷史上的奧謝蒂亞人.....	布里安·皮爾斯(11)
蘇聯農村中的一日.....	大衛·威廉士(18)
使玉米有更多的用途.....	阿符利德·波塞伏爾(29)
婦女的過去和現在.....	愛麗尼·羅賓遜(35)
保健事業和兒童福利	愛達·斯東(40)
學校和在學兒童.....	卓絲琳·伍德(46)
高等教育	湯姆·赫爾(52)
爲人民服務的文化	柯林·萊特(57)
奧謝蒂亞的民主政治.....	瑪格麗特·渥德(62)
莎士比亞在北奧謝蒂亞.....	李斯里·貴德蘭(69)

序 言

這本小冊子是一些英國人，英蘇友好協會的積極的志願工作者們，參觀高加索山北麓的一個小國家——北奧謝蒂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訪問記。我們旅行的時間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代表團的團員是由英蘇友好協會和蘇格蘭蘇聯友好協會派遣的，團員名單如下：

李斯里·貴德蘭——英蘇友好協會約克郡區負責人。

湯姆·赫爾——英蘇友好協會魏剛區分會幹事。

布里安·皮爾斯——研究者。

阿符利德·波塞伏爾——英蘇友好協會倫敦區委員會主席。

愛麗尼·羅賓遜——蘇格蘭蘇聯友好協會幹事。

安德魯·羅斯坦——英蘇友好協會副主席。

愛達·斯東——英蘇友好協會南威爾斯區負責人。

瑪格麗特·渥德——英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台尼賽區)。

大衛·威廉士——英蘇友好協會墨賽爾·台德費區分會幹事。

卓絲琳·伍德——英蘇友好協會北米德蘭區負責人。

柯林·萊特——蘇格蘭蘇聯友好協會格拉斯高區委員會主席。

代表團中有兩位團員會說俄語。代表團對北奧謝蒂亞各地區和機關團體的訪問，完全是按照代表團自己擬定的計劃進行的。

代表團衷心地感謝奧謝蒂亞共和國政府，因為它在各方面

滿足了代表團的要求，並給予熱情的款待，使訪問成為可能；在個人方面，也衷心地感謝奧爾忠尼啓則市蘇維埃文化事業局局長查特塞耶夫先生，他是代表團極可貴的旅伴和活的百科全書。同時，代表團要向協助這一工作的蘇聯朋友們和譯員們，特別是向康士坦丁·皮里沃茲契可夫和茵娜·考拉可夫斯卡婭致謝。最後，我們也以同樣的熱忱，感謝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由於它的邀請，我們這兩個兄弟協會才能來到蘇聯。

倫敦，一九五四年六月。

從貧困到富足

安德魯·羅斯坦

一八二九年，詩人普希金在他的旅途紀事「阿爾茲魯姆之行」裏寫道：「奧謝蒂亞人是居住在高加索的各民族中最貧困的一個民族。」過了三代，他們的境況並沒有好轉。一九〇二年，英國爬山家符萊西菲爾德在描述了奧謝蒂亞人的殯葬風俗以後說：「奧謝蒂亞人對於未來世界的想像毫無疑問是，在那裏『每天的口糧』仍然是第一件和主要的擔心事。」^①在柯比村，曾有人告訴斯蒂芬·格瑞赫姆說：「你不知道他們有多麼窮苦。在冬季他們向來是一個錢都沒有的。這時你在整個村子裏也換不開一個盧布的零錢。他們在夏天就已把全部收入用光了，整個冬天只有靠借債過日子。」^②同樣地，英國最著名的高加索探險家白德利在他的「高加索崎嶇的山麓」（一九四〇年）一書裏對這個地區是這樣記載的：「麵包，即用沒有發酵的玉米麵或小米麵——極難得用小麥麵或大麥麵——做成的小餅，再加上羊油、蔥或蒜等當佐料，高加索山地居民們十頓有九頓吃的是這樣的粗食……絕大多數的居民除非在特殊的日子，如節日或接待貴賓，是不宰羊的。他們實在是沒有能力這樣做。」^③一九一四年七月，雷本在描述遊覽奧謝蒂亞名勝區紫雅山谷的時候寫道：「這些村莊是貧困的，兒童們僅能蔽體的衣服——有一些根本就沒穿衣服——破爛不堪。」^④

① 符萊西菲爾德：「高加索勘探記」，第一卷，第一〇二頁。

② 斯蒂芬·格瑞赫姆：「漫遊高加索」，一九一一年，第一六九頁。

③ 白德利：「高加索崎嶇的山麓」，第一卷，第九四頁。

④ 「地理雜誌」，一九一五年三月號。

這些旅行家所描寫的奧謝蒂亞人，過去是，現在仍是居住在巨大的高加索山脈北面半山坡的一小塊土地上（約三，五五〇平方英里）。在普希金的時代，這個民族不到四萬人，符萊西菲爾德去訪問時有八萬人，一九一三年時約有十三萬人。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這個自治共和國的人口已將近三十三萬，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奧謝蒂亞人。其所以稱為北奧謝蒂亞，是爲了區別於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高加索南部的地區，在那裏也居住着少數奧謝蒂亞人，他們在格魯吉亞共和國內成立了南奧謝蒂亞自治區。

奧謝蒂亞人貧困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們的土地——當時北高加索捷列克區的一部分——非常肥沃，而且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從事農業（大部分是種植玉米，一年收割一次）。但是原係俄羅斯族的，儼然有定居在最好的土地上的特權的哥薩克農民們，平均每人擁有六七十英畝的土地。佔人口五分之四的十三萬奧謝蒂亞人，在平原上平均每人的土地不到十五英畝（在一九一三年，百分之十一的奧謝蒂亞人根本沒有耕地），而在山區平均每人僅有兩英畝。許多更加貧窮的奧謝蒂亞農民把自己僅有的土地出租給當地的富農，藉以維持僅僅幾個月的生活，其餘的幾個月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去給富農做工，以便分得一點糧食。大多數的農民用原始的木犁耕田——我們在奧爾忠尼啓則區博物館看到了這樣的陳列品，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他們還在使用這種木犁。他們一般的自己都沒有車輛——這就是說，他們在出售糧食的時候就完全被商人和富農操縱在手心裏了。

境況最悲慘的是那些山地居民，他們住在沒有抹泥、沒有窗戶、背靠着岩壁築起來的石頭小屋裏，靠着山腰一些碎塊的土地（常常是把土一筐筐挑上山去）或是給富有的鄰居放羊，才免於餓死；他們之中有一萬人冒險下到平原，寄居在以高價租來的哥

薩克的土地上作「暫時的居住者」（就是我們所謂客戶）——一年到頭聽任地主、稅吏、沙皇官吏或地痞流氓擺佈。

在各種工業裏做工的奧謝蒂亞人一共只有兩千人左右。受比利時人經營的銀礦、鋅礦和鉛礦（礦井在薩頓，煉製廠在米祖爾、阿拉吉爾和符拉基卡夫卡茲）僱用的不到一千人；比利時人經營的符拉基卡夫卡茲礦山鐵道僱用了一小部分人，還有一些工人在一九一三年開辦的鐵路工廠裏做工。另外還有大約二百個小手工作坊，每個作坊僱用兩個到五個工人，大多數作坊是在符拉基卡夫卡茲（當時是一個重要的駐防城市）——他們做裁縫、馬具師、鞋匠、銀器匠、肥皂工人、小磚窑和小酒坊的工人等等。從這些手工業作坊產品的平均價值——一年九百英鎊——就可以看出它們的重要性如何了。

在一個觀察家的報告（「在高加索」，一九〇九年七月）中，曾記載着阿拉吉爾工人的情況——十二小時工作制；每天工資八十到九十戈比，在地下工作還要自己購買蠟燭；常常罰款；住在下面是泥地、兩邊有兩行木板床鋪的狹長的棚子裏；因為「不良行為」，常常挨工頭的打、被禁閉在地下室等等。

對於這一切事情，奧謝蒂亞人民是決不甘心俯首貼耳地屈服的。一九〇五年夏季——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符拉基卡夫卡茲就發生了大罷工，同時，阿爾頓的奧謝蒂亞農民羣起佔據了地主和教堂的土地，耕種了阿拉吉爾有錢的俄羅斯移民的土地，奪取了木材，並且燒毀了森林哨房等等。此外，奧謝蒂亞騎兵隊也屢次拒絕襲擊他們自己的同胞。同年十二月，當莫斯科工人實行起義並發出採取一致行動的號召時，奧謝蒂亞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組織了工人的武裝隊伍。北奧謝蒂亞的「秩序」是依靠大批逮捕和大規模轟擊村莊才恢復了的。一九一七年七月，貧農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克爾門」——以傳說中一個農奴革命領袖的名字命

名——，它決定支持布爾什維克黨人。因此，當一九二〇年北奧謝蒂亞終於從白黨手中解放出來時，當同年斯大林根據他聲明的新原則——「不勞動者沒有選舉權」^①，宣佈成立高地自治共和國時，北奧謝蒂亞的傳統信念和人民都是站在對北奧謝蒂亞生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邊的。

首先的和基本的改變是恢復了一九一八年開始實行的土地改革，那時農民們得到了七十五萬英畝不付租金的土地，所有的債務也取消了。一九二二年，最後剩下來的三千五百家「暫時的居住者」都分得了土地。一九二五年，國家資助很多居民從貧瘠的高地山谷遷移到平原上去。由於奧謝蒂亞農民自己有了糧食並且是為自己在工作，他們在政府的經濟支援下進一步成立了信貸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二八年），北奧謝蒂亞農民只有近二千八百戶（佔總數百分之十二弱，耕地不到百分之四）加入了集體農莊；一九三二年，在集體農莊內有兩萬三千五百戶（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九以上），他們掌握了北奧謝蒂亞糧食產區百分之九十一以上的土地面積。由於國營機器拖拉機站的幫助，他們提高了生產率，每一英畝的穀物收穫量從一九一三年（紀錄最高的一年）的十三點九蒲式耳^②提高到一九三七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的十九點五蒲式耳。

在這個時期，這個國家的經濟有了第二個基本的改變。為了開發自然資源和提高生活水平，蘇聯政府開始在它的工業發展中投入大批資金。起初是小規模的，例如，一九二六年開始建立了一個蕃茄罐頭工廠，一九二七年在阿拉吉爾成立了一個木材乾餾工廠。同年，在別斯蘭開始建築一個大的玉米加工工廠，製

①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四一九頁。

② 量穀類的單位，約合三十六公升。——譯者

造澱粉和糖漿，使這種穀物有更大的用途。這個工廠在一九三一年建成了，並且在幾年以後，它的生產品增加了食糖、葡萄糖、植物油和飼料餅。價值數百萬盧布的阿拉吉爾鉛、銀和鋅工廠（一九一八年收歸國有）完全成為現代化和機械化的了；並且在一九三四年，一個年輕的奧謝蒂亞工程師負責領導了奧爾忠尼啓則城一個電解鋅的高度現代化的工廠——就是現在阿拉吉爾聯合工廠的一部分。同年，由於別斯蘭工廠日益增長的需要，開辦了一個製造玻璃瓶的工廠（我們在區博物館裏看到了它的模型），到一九三五年阿拉吉爾聯合工廠又增設了一個硫酸工廠。紡紗廠、織布廠、木材廠、許多發電站和機器製造工廠都開辦了。

一九四〇年，北奧謝蒂亞的工業產品（以標準價格計算）是一九一三年的三十三倍（全蘇是增加了八倍半）——而這些產品是在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了徹底改善，有了充分的工會權利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這時期產業工人的數目是一九一三年的五倍多。在這個轉變中，俄羅斯工人所給予的物質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巨大幫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我們所到之處，北奧謝蒂亞人民和我們談話時經常強調這一點。

一九五三年，全體兩萬七千個農戶組成了一百十三個集體農莊，全部耕耘、播種和收割工作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一百是由國營機器拖拉機站來擔任的。這時穀物的收穫量每一英畝約為二十四點三蒲式耳。在北奧謝蒂亞有了新的農作物——蔬菜、水果、塊根飼料、大豆和大蘆，並且用新法飼羊，得到了上等的羊毛。過去佔農產品五分之四的玉米，現在只佔三分之一了，並且主要是用作飼料和工業原料；人們吃的是麥粉做的麵包。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就開鑿的三條大的灌溉運河，共長二百五十英里，灌溉着六十萬英畝的土地。二十七個集體農莊已經可以使

用電燈和電力。

大衛·威廉士在另一篇敘述我們參觀斯大林集體農莊的文章裏，說明了社會主義給這一度淪為俄羅斯帝國殖民地的小國的農民們，帶來了多麼巨大的經濟變化，而在過去那個時代，這些農民是十分悲慘、備受壓迫的。

現在到處還可以看到最近一次重大苦難的痕跡——一九四二年德國侵略軍轟炸和砲擊的痕跡，因為德軍（如布里安·皮爾斯所描述的）侵入到了離這裏只有幾英里的地方。在德軍佔領區內，許多村莊徹底被破壞了；一九四二年的收成多半被侵略軍壓毀在地裏或燒掉；在各集體農莊有二百五十個牛欄和三百六十個果木園被破壞，大量的生產品也被毀掉了。北奧謝蒂亞人所牢記在心的這種情景，更加深了我們對於他們從艱苦工作中得來的繁榮和個人幸福的印象。

工業也遭受了德國人的嚴重的破壞。他們轟炸了奧爾忠尼啓則城的電解鋅工廠、玻璃瓶工廠和車輛修理工廠；一九四二年夏天撤退到烏拉爾的別斯蘭工廠的工人，在重返家鄉的時候發現大部分建築物都被飛機炸毀了；薩頓的金屬礦也遭到了猛烈的轟炸。在德軍佔領區內，德國人破壞了阿爾頓和達格柯赫的水果罐頭工廠、木工廠和其他的工廠以及三個機器拖拉機站。有三千人被送到德國去做苦工。一九四六年奧謝蒂亞大規模工業的生產量僅相當於一九四〇年的三分之一強。

但是北奧謝蒂亞工人們不屈不撓地努力從事恢復工作，和蘇聯各地獲得了同樣的成就。一九四九年，產量就已超過了戰前水平，到一九五二年已比一九一三年多四十倍。在別斯蘭，就在我們到達的前兩天，一九五三年的計劃已超額提前完成了。新的油井和發電站，新的罐頭工廠和果醬工廠計劃將在現在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後期完成。在我們結束訪問之後一星期，家庭用的

瓦斯就要第一次送到奧爾忠尼啓則城居民的家裏了。在奧爾金斯可葉，村莊裏正在修建給水站，以便用管子把自來水送到每一家人家去。在別斯蘭工廠——阿符利德·波塞伏爾在另一篇文章裏描述了該廠工人們的情況——，工人們的家庭從合作社購買着綢緞和呢絨、香水和現代文學書籍、地毯和鋼琴。就在英國客人四十年前看到居民「貧窮」和「檻樓」的同一個紫雅山谷裏，現在正在爲工人們開闢着美麗的山中休養地。

即使符萊西菲爾德先生舊地重遊，在有文化的、受過教育的和可敬的北奧謝蒂亞公民中間，他再也不會找到他的「實質上是原始的山中居民」了^①，對於這些人來說，過去的殖民地時代一定不過是一場噩夢罷了。

① 符萊西菲爾德：「高加索勘探記」，第一〇〇頁。

歷史上的奧謝蒂亞人

布里安·皮爾斯

奧謝蒂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阿蘭人，這是紀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裏在東歐和西歐歷史上都很著名的一個民族。他們就是今天的奧謝蒂亞人的祖先，大里雅爾山峽的名字就是由他們得來的（「大爾—伊—阿蘭」意即阿蘭人的大門）。他們像遊牧民族一樣，在捷列克河、庫班河和頓河流域的草原上漂泊着，直到阿蒂拉^①統率的匈奴侵入歐洲時，把他們衝散成兩部分。一部分阿蘭人遷移到西歐，隨着另一個遊牧民族萬達爾人經過西班牙進入北非，他們到了那裏以後歷史上就沒有記載了。另一部分被迫南移，從此就不得不躲藏在緊靠高加索山脈北面的捷列克河地區裏。他們開始定居下來，發展了農業並且和黑海地區的其他民族有了貿易關係和文化聯系。考古學家根據金屬器具、木刻、兵器、裝飾品等，證明阿蘭人（即奧謝蒂亞人）在中世紀初期就開始有了豐富的富有藝術性的文化。他們和拜占庭、格魯吉亞以及基輔周圍的各俄羅斯公國的接觸特別密切，十世紀時他們皈依了基督教。在這個時期，奧謝蒂亞人雖然沒有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文學作品，但他們世代口頭相傳地流傳下來一個著名的傳說——關於納爾特人的傳說，那些半神話式的英雄們有些像「阿瑟王的騎士」^②，抵抗着各種各樣的，人類的、半人半獸的、半人半神的人民的壓迫者。關於納爾特的詩歌和故事，使奧謝蒂亞人能在最困難的時期振奮起精神；現在，這個傳說已譯成俄文，流傳全蘇，

① 四、五世紀侵入歐洲的匈奴王。——譯者

② 阿瑟王是六世紀前後傳說中的英國國王，這是一個關於他的傳說的故
事。——譯者

受到普遍的歡迎。

奧謝蒂亞文化的發展，像俄羅斯文化一樣，在十三世紀時因蒙古—韃靼人可怕的侵略而受到了阻礙。奧謝蒂亞人被迫躲到山裏去，此後幾個世紀，他們在山裏貧瘠不毛的土地上煞費苦心，才能勉強過着貧困的生活。（奧謝蒂亞人就是從這時分成了兩部分，其中一部分被迫逕直跨過高加索山峯，到達面對着格魯吉亞的南面山坡上。）管轄着克里米亞、庫班地區和阿斯特拉罕的韃靼可汗們的統治，特別是當這些可汗們變成土耳其皇帝的臣屬以及土耳其人在庫班邊界修築了許多堡壘以後，是非常暴虐的。奧謝蒂亞人和他們的鄰居卡巴爾達人必須繳納很重的貢品；他們的子女常常被帶到克里米亞的首都巴赫奇薩萊去，或者是伊斯坦部爾和亞力山大利亞的大奴隸市場上去。當時他們中間開始分化出來的許多封建地主變成了回教信徒；於是，對不願信回教的人施行的強迫皈依和宗教迫害，又增加了奧謝蒂亞人的痛苦。俄羅斯人在佔領了阿斯特拉罕之後，在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沿着捷列克河定居下來，這樣奧謝蒂亞人就有對於鄰近的土耳其—韃靼人的勢力的抗衡者；俄羅斯人在力圖把土耳其人從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亞半島驅逐出去的兩個世紀內，不斷地獲得奧謝蒂亞人和卡巴爾達人的支援。要想了解奧謝蒂亞人和俄羅斯人之間關係的發展，就必須正確地認識到以下兩點：兩國的人民大眾毗鄰而居了四百年之久；而俄羅斯對奧謝蒂亞人的歷史關係，首先就是朋友和同盟者的關係。俄羅斯人的困難就是奧謝蒂亞人的不幸。

一七八三年，俄羅斯人戰勝了土耳其人和韃靼人之後，在通往大里雅爾山峽的要衝，傍依着捷列克河修建了一座堡壘。這座堡壘修建在奧謝蒂亞的一個古老的村落查烏德辛考村裏，命名為符拉基卡夫卡茲，意即「統治高加索」；俄羅斯人又修築了一條

大路，格魯吉亞軍事公路，穿過高山直達格魯吉亞，靠了這條公路他們可以輸送部隊，幫助他們的格魯吉亞同盟者去抵禦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略。俄羅斯人在國內建立起來的統治給奧謝蒂亞人帶來了一定的好處——沒有宗教迫害和奴隸買賣了，在這個地方有了一些法律和秩序，許多奧謝蒂亞人可以從山上下來並散佈在捷列克的平原上。與先進的俄羅斯人的緊密接觸，在各方面都激勵了奧謝蒂亞人。但隨此而來的自然是沙皇制度和它的軍事統治，壓制民族文化和剝削農民；同時他們本族的地主，即〔阿達爾〕，如杜達洛夫和堪杜霍夫等富有的回教家族，都變成了沙皇陛下〔忠實的支持者〕，換回來了沙皇對他們的財產和特權的保護。

雖然如此，但仍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中，俄羅斯人對土耳其及其同盟軍的幾次獲得勝利的戰爭中，包括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在內，奧謝蒂亞人和格魯吉亞人一樣，都是站在俄羅斯人的一邊，並與之並肩作戰的。由於奧謝蒂亞人據有橫跨大里雅爾山峽的戰略地位，因而他們的態度如何在這些戰爭中就顯得特別重要。這樣，他們大大地有助於決定整個高加索山峽的命運，對於整個中東也間接地起着同樣的作用。奧謝蒂亞有一個師團參加了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並且由於英勇曾受到名將斯可別列夫將軍的特殊嘉獎。（這位將軍就是穆薩·巴夏·肯杜可夫，原為奧謝蒂亞一個貴族，曾在沙皇軍隊中升到少將的職位，後來變節投奔土耳其皇帝。）

同時，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發展起來的俄國資本主義，對於奧謝蒂亞的經濟資源和戰略資源發生了興趣。從羅斯托夫到符拉基卡夫卡茲的鐵路修築起來了。奧謝蒂亞山區裏的銀礦、鉛礦和鋅礦被開採了。作為商品而生產的玉米開始把澱粉供給俄國新生的紡織工業了。少數小工廠也出現了。最初，奧謝蒂亞的工人